

左氏博議續編

左傳博議

續編

左傳博議續編目錄

卷上

辟司徒之妻成公二年

賓媚人折卻克成公二年

荀營對楚子成公三年

伯宗辟重成公五年

欒武子還師成公六年

晉殺趙同趙括成公八年

莒人恃陋成公九年

晉侯夢大厲成公十年

劉子論成肅公成公十三年

士燮請釋楚成公十六年

祁奚舉子襄公三年

魏絳戮楊干之僕襄公三年

匠慶略季孫之櫬襄公四年

穆姜論筮襄公九年

子西子產追盜襄公十年

季札辭國襄公十四年

師曠論衛侯出奔襄公十四年

華臣奔陳襄公十七年

祁奚不見叔向襄公二十一年

華周杞梁襄公二十三年

崔杼伐我北鄙襄公二十五年

叔孫豹違命襄公二十七年

宋子罕削向戌之賞襄公二十七年

宋共姬待姆襄公三十年

卷下

趙孟視蔭

昭公元年

司馬侯請以諸侯許楚

昭公四年

叔孫舍不賞私勞

昭公五年

士文伯論日食

昭公七年

子產對黃熊

昭公七年

屠蒯三舉酌

昭公九年

觀從申亥

昭公十三年

晉人執季孫意如

昭公十三年

子產拒裨竈

昭公十八年

宗魯死衛擊之難

昭公二十年

莒庚與以人試劍

昭公二十二年

吳以罪人犯師

昭公三十年

囊瓦殺費無極

昭公二十七年

子家羈反昭公之賜

昭公三十二年

囊瓦以裘馬拘蔡唐二君

定公三年

鬬辛闕懷

定公五年

王孫繇子詣子西

定公五年

駟歇殺鄧析

定公九年

孔子相夾谷

定公十年

董安于請死

定公十四年

伍員諫釋越

哀公元年

公子郢

哀公二年

季康子命正常無死

哀公三年

吳徵百牢

哀公七年

公山不狃故道吳於險

哀公八年

冉有訪田賦于仲尼

哀公十一年

左傳博議續編卷上

衡陽王夫之議

青浦席 威孟則校刊

辟司徒之妻

成公二年

人倫之序天秩之矣顧天者生夫人之心者也非寥廓安排實一成之例於前可弗以心酌之而但循其軌迹者也人各以其心而凝天天生夫人之心而顯其序則緩急先後輕重取舍之節亦求其心之安者而理得矣辟司徒之妻于齊侯之奔北先問君之免而後及其父齊侯以爲有禮予之石室齊侯之褒而封之豈以崇禮哉獎其國人使急公而衛上之術耳若夫辟司徒之妻則亦烏足與言禮乎人各異其心則吾惡知辟司徒妻之心非果先君而後親邪心固有其理則吾知辟司徒妻之心非果先君而後親矣夫彼特一女子爾祗稷之存亡君身之安危非其事也懷惻倉遽之情奚從而生閨閣之習知毛裏之與屬生死之際不待徘徊而憤盈以發者亦其父焉耳事所不至心不生焉心所不至理不凝焉理所不凝天不於此而顯其節文也匪心胡天匪天胡禮緩其所急而先其所後輕重因物而天敘紊矣故懸一一成之例於此曰父重於君不得也抑懸一一成之例於此曰君重於父亦不得也准而夫婦昆弟朋友懸一一成之例曰孰輕而孰重孰取而孰舍俱不得也執徐庶之情以繩溫嶠於是陷身逆廷者得緣孝以自解据周公之義以予王導於是殘親避禍者得貸忠以自文反求之心而條理不昧天之敘之也爲當事之人敘之也而非統古今常變而一槩敘之其亦明矣

乃心固隱而不易知則奚以辨其順逆乎辟司徒之妻無君事者也徐庶之所適曹操猶漢相而非若嶠之往且陷於劉石也王導以百口故而忍其兄敦之敗勢已見不繫乎導之從違導非若周公之繫乎社稷也故心循理而著理麗事而章從百世之下推古人之心爲真爲僞爲順爲逆亦詎無不可掩之迹乎心各生於當人之天而著於共聞共見之迹斯同然矣唯其爲同然也故曰天敘之也

賓媚人折卻克 成公二年

窮小人之惡而爲鉤距撻發之術斯君子之過已小人之惡遏之則不昌夫豈可弗先探而密折之哉乃固有
不待探而折者徒以鉤距撻發而自流於術是君子且與小人分過也晉自趙盾以來不在諸侯齊頃公乘而
欲收之卻克爲政弗能致問而親執幣其廷徒以房帷之笑爲罪而加之兵取必君公牽帥諸侯爭一旦之忿
忘大愆小重兵深入以殘人之國其惡亦既昌矣賓媚人以顛磬至克因其服而禮下之其猶桑榆之收與卽
其不然數其侵鄰之罪責以慢姦之僇彼猶無以致其反詰也而克固不能隱盈伏於中而善自不能爲之蓋
覆忿淖溢於隘而氣固不能爲之和平於是乎猖狂而率爲之詞曰以蕭同叔子爲質而盡東其畝曾是禽啼
蛙鳴之不忍出諸口者克乃大號於旗鼓之下而無慙豈克之智計弗能審其不可與必不得哉甘以不道之
言爲天下笑固無善者之不能飾而固有惡者之不能掩未有或爽者矣故君子端坐以臨小人之稔惡未著
者勿容鉤也已著者勿容撻也塗窮日暮倒行而逆施之情自見如鳥之入羅而非羅之加鳥則君子亦行其

無事者而已矣夫竇媚人者豈其能爲君子哉而克狂詩之詞一入其耳則義聲直詞旋應旋折如決水以滌腐淤而無所沮待魯衛不得不懼克不得不從非媚人之能行所無事以待克之窮也天理之在人心如明鏡之懸而象至自覲苟非矇眵未有受欺而迷者矣媚人且折之而有餘則爲君子者循夫流行昭著之天理未之治而小人受治亦奚以術爲此之謂行其所無事而智自大也因人心之不容掩者也

荀營對楚子

成公三年

語有之曰識生膽其諸裨闔無忌者之術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勇以忠爲主氣爲輔不資識也君子之識以擇義而知進退剛柔之節不以劫持事勢而張其膽以無憚也敢於爲義之爲勇敢於不畏人之爲妄知其可以倖免於害因以示不畏之爲詐詐者亦常爲人之所不敢爲言人之所不敢言矣而非其固勝之也當其旣福之情形隱而不能以意決蓋營屏息伏躬規營徑竄求免而惟恐其不得矣逮乎事介於成吉凶得失有一定之勢而不慮其復敗則雖萬乘之尊三軍之衆威若不測而機發轂運勢無中止乃以謝去其容頭過身之計資浮鼓之氣掉臂張唇若將轢王侯而嬰白刃怯者乃驚而服之曰此膽之過人者也愚者乃推而獎之曰此識之兼人者也抑爲原本其所繇而稱之曰惟其識之定是以膽之堅也嗚呼儀秦軫衍之流屢用此術以欺世揣摩已熟而恣睢於一旦君子甚惡其亂天下而屑以此爲膽識勸哉故荀營之拘於楚謀因鄭之賈人束手繫足於褚中以逃稍有丈夫之氣者所恥爲也使晉楚不講而賈人謀行其以辱社稷也奚若賈人曰不

可以厚誣君子則亦知賤之矣及楚送之歸楚子曰何以報我則曰帥偏師以修封疆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何其秉義張國不憚楚之見留而毅然以自居於勝也夫營豈有異人而抑豈異其心哉嚮者知其不可歸則可以徑竇而恥非所恤也今者知其必歸則言人之所不敢言而何忌也公子穀臣先王之愛子也襄老之尸側嬰齊所欲得以塞黑要之口而便滅其室者也兩大國買一言之信垂成十九必不以營之片唾而遽毀之凡此者營知之審矣揚眉抵掌衛壯夫之色歸夸於廷以文其見獲之辱復奚忌乎是以謂之膽誠膽也介禍福之間而觸彊楚憊者之所弗能也謂之識誠識也觸彊楚之忌而卒獲其重禮以歸暗者之所弗信也以謂膽生於識誠因識而生膽也知楚之必不我留可以勿庸褚中之面目而赭顏戟髯以談也唯然而營之祇爲掉闔無忌之雄重爲君子之所賤惡不得辭矣以今之壯視昔之憊以今之危言以明禮以視昔之棄禮以求生疾改於轉盼而莫能自主無他黠慧之所及則楊張不顧黠慧之所屈則沮喪無餘舍其識亡其膽而宵人之技窮矣夫勇者不懼非謂其侈於言色也知者不惑非謂其察於旤福也君子之所養非宵人之所可竊久矣欲自勉以君子者若叔孫昭子之於晉其庶幾乎

伯宗辟重

成公五年

望其風旨而知其所趨風旨者習以生心不期而不掩者也習於繁者欲簡之而不能自己習於輕者無所往而見重焉故若子桑原壤莊周列禦寇之流盱目揚眉之際而徑脫蕭散之意乍迎人以相感不待言說之長

也夫人無所得於天則之微但循法制之當然以遊於委曲繁重之數莫能自軼亦未嘗不自困也一旦而徑脫蕭散者以其爽利之風旨相迎於肝目揚眉之閒意爲之移而樂聞其論說固其所也自非研幾特立之君子孰能相覲而不改吾之素哉伯宗之知重人傾蓋而與之言禮知之以一言而已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乍釋其拘牽而引之以便利豈徒言哉肝目揚眉之際固有與輕安簡徑之說相符而出者矣伯宗斂衿而請舉國家之大故入告以定命者聽之役夫而不嫌吾以知其迎而感者深也雖然彼重人者則亦烏足與言禮哉傳車之必辟也非徒以競行道之速也君命之所臨卿大夫之所乘國有大事而恪共震動以警於衆此無他皆天則之生於人心而不自已者也彼重人之言速而已矣無待而已矣事速集而無待彼固曰此禮意也其他之委曲繁重者拂人之情而故迂乎道者也夫苟以無待速成之爲愈乎則將芟廉隅礪等威滅聲靈而相馳於徑先王之爲度數典章者不已贅乎嗚呼此固非彼重人者之得知矣乃重人之弗知非不諳其文也山崩之禮伯宗之所不諳者彼諳之而不諭其微則抑以降服乘纓微樂出次祝幣史詞爲芻狗糟粕聊以謝天人之已迹而固無餘蘊故其言曰如此而已是其徑脫蕭散之溢於眉目者始終一致也諳其文祇增其狎漁獵淺涉恣睢而作曰彼所云云吾旣已知之矣要不如捷於集事而無待者之化天下於速也其志蕩其氣驕其言下迫而無餘君子固望而知其不足與言禮伯宗乍遇而意折傾蓋而信從之則其心困而易遷也亦可知已然則仲尼奚問乎老聃曰聖人貞觀乎道化物而物莫能化之未至乎聖人者惡能保其不

自失哉

樂武子選師 成公六年

是非厚薄精粗美惡之辨擇之至極而無以易之也然後可曰善矣然則兩端尙立惡得有均善者乎樂武子曰善均從衆宜若不知善者焉夫武子斯言則必有所聞矣弗許武子之知善可也弗許武子之所聞者爲知善是殆愼於言善者與夫人之於善不必其皆生於心也善之卽生於心不必其心之皆與善爲無際者也故取善者必欲覈其善之生於心而後從之則其得於善者僅矣抑欲得心之與善爲無際者而後從之則其得於善者益僅矣善之生於人心不必其心之與理無際而亦生者天動之也善不必生於心而有時見於人之戈獲者天顯之也夫旣皆天矣天不與百姓同憂故善有時而成乎不善天無往而非理之自出故不善有時而可以善是故唯其匪善者爲不足取耳善有時而可以不善弗妨其善也其已善矣固善也不善有時而可善勿疑其不善也方其善矣則善也故君子見善之廣大而知天之富有見善之變遷而知天之日新終日所用而皆天也天富有而我不得隘天日新而我不得滯進退勇怯皆善之裔流也裔流者皆全體之所分注也色貨勇皆善之糟粕也糟粕者皆精醇之所浹入也奚而必善必不善奚而兩端立而不均善哉是故吾知武子之言必有聞於知善者之言也奚徒其知善與殆乎其知天矣乃若曰善鈞從衆衆者尤天之至動至顯者也抱甕而灌者及畝而止桔槔而灌者及頃而止油雲甘雨之所灌千里而同矣抱甕桔槔者非時也甘雨之

被時也均爲善而不足以衆亦莫非天之動而匪其淳鬱滯瀆之時則天之富有而非其日新者也甘雨降良苗齊可以觀日新之妙善而衆其似之矣

晉殺趙同趙括

成公八年

古之爲史者莫不有獎善懲惡之情隨小大而立之鑑故足以動人心而垂之久若左氏史遷班固之書記旤敗之際纖曲猥鄙之無遺皆此意也宋殤之弑華督援馮之篡也而記之以目送孔父之妻魯閔之弑慶父報叔牙之讐也而記之以公傳奪卜齮之田同括之殺趙盾弑君專國而衆疾之也而記之以趙嬰之逐陽州之孫魯公弗忍季氏之積僭也而記之以鬪雞之介舍其大釁而取其小舍其旤源而取其委左氏之不審於取舍也若是奚以垂之久而君子猶尸祝以爲經翼哉夫彼固有取爾矣千金之堤塌怒水齧之而不決決之者螻穴也積薪如邱沃以傾膏而不熱熱之者燭炷也慎小察微不導禍於垂成而亦可以弗發其諸戒後世之欲祈天永命者帷薄簾簾嬉笑取與之間皆有生存亡之大故而不可忽與雖然君子之慎小也以令終其德而無有瑕也非畏小者之易以賈旤而致其愆也非謂小慎之則旤無所發雖大不遑而可保一綫之安也夫君子亦正其本而已矣無子馮之睥睨則督雖懷淫而固戢無叔牙之顛覆則鬪雖挾忿而孰施趙盾不弑則莊姬之譖無徵季氏不專則郈伯之讒弗聽故謹其大及其小正其始令其終君子之道全而無缺者推本以治末非藉末以救本也千仞之材斧以斯之其將折也所爭方寸耳乃使此方寸之未殊而遂謂其可終古

不仆也孰信之哉且夫之數釁者有自己開之者矣不自己開之者矣不自己而開之則亦孰從而慎之抑將取必于天人而所逢皆順然後可以永終而遠害乎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共之弟非必家之咸正無缺也禹不能禁儀狄之進紂武王不能遏西旅之獻獒非必惡之不進於前也道盡則無憂德至則不損是故欲獎天下之善而懲其惡抑取順逆吉凶之大故以正天下於不待防而已足矣屑屑然於人事險阻之倚伏求纖芥之隙而懲其不預抑以愁苦天下拘係於身世之不安而爲善者亦沮矣故左氏之於經翼而已矣遷固之於史牘而已矣正大義立王道非聖人其孰與歸

莒人恃陋

成公九年

道與術有相似者矣是以君子尤慎言道慮其入於術也夫惟失道而抑無術者得以天下失以天下榮以天下辱以天下而於己無所恃焉苟其有術矣則皆恃乎己者也或隆己以張天下雖有不足冀人之不我測矣或替己以弛天下唯無不足冀人之不我爭矣之二者皆於己有見而恃之以自信視君子之信諸己以爲道宜若同也乃其據乎隆替之勢以誤天下之耳目而遊其險阻以逃之雖其氣矜色愉却物之凶懼然非憚不知畏者未有不如桴鼓之叩其胷也故君子恆坦細人恆危於此辨矣莒渠邱公不恤其城之惡而恃陋以無虞夫渠邱公者其諸憚不知畏之流固未能有危情焉然斯語也必有所自授矣莒之微乎微非一旦也爲大國者覆師威國相踵而莒晏然久矣意其先世必有畫此術者曰吾自替以銷天下之心吾其免夫是以流傳

師師而國人固以爲恃不然天下豈有陋而可恃者乎以陋爲恃非巧於操術者不能也是以莒之爲莒城池則窳名號則夷禮簡賦薄輶翔於大國之間自替以銷其忌嗚呼俾若左氏者進豫備不虞之言於莒亦適逢其笑耳猶夫稱詩書禮樂於聃與周之前也彼方以管蒯却綵麻蕉萃傲姬姜代匱之詩惡足聞於其耳哉乃其爲此也如渠邱公之惛不知畏而禍隨之也藉不如渠邱公之惛不知畏而其遊天下而逃之之心求寸晷之甯焉而不得已吾以是知聃周之所藏矣其云宇泰者非能泰也矯色愉而示天下以不測也其云令人之意也消無以消之也恃人之不己知而意不生也不能爲明故閉目於五色不能爲聰故杜耳於五聲不能是其必是非其必非故喪我以聽其自己其所謂道者詭微妙驚滌蕩而以要言之一恃陋而已矣勢不得則恃其陋以免人之求勢得則恃其陋以不意而乘人爲捷推求之於道則又曰吾固自據自信而不恃外物者也則不幸而爲渠邱其惡猶淺使微倖而以老天下之術勝天下則險阻深枉撓已甚而人理亡矣子曰君子求諸己求者備其盛大之辭也盛大備於躬則立乎貞勝而治天下以有餘終身無自信之樞紐而信之以道習於術者又安足以測其量乎

晉侯夢大厲

成公十年

諛淫之辭波靡千祀而不能止非其邪力之有餘也流俗之心耳食之說固百其端而後異端乘而收之故中國無浮屠之情印度之侏離惡能入誦六藝者之耳而移其志哉浮屠以止殺爲教而等威不立輕重不審饒

人心不自誣之節而期之以所不能爲乃懼天下之不我順也于是爲報應之說以恫喝之夫恫喝者亦惡足以動天下哉情之柔憊者雖無報應而彼固不能殺也若其驚而忍者懸砧鉞於士師之廷殺人者死未有貸矣未能止也而況恫恍不可知之鬼譎乎然而止殺之教似仁人之心陳報應以止殺似強教之術以此汜濫千年有如君子起而不能廢矣雖然豈浮屠之能創此哉前乎漢明之代中國之儒而駁史而誣者固嘗爲此言矣杜伯之射宣王申生之訴夷吾傳記耳食不一而足其尤者則莫如晉景之卒荀偃之死爲淫諛之歸也趙盾怙族弑君專國同括者皆賊黨也晉景伸官官之罰除其苞葉夫豈與荀偃之躬爲大逆視其君之不若老牛而決屠之者等乎乃趙氏之厲得請於帝厲公之厲亦訟帝而後勝夫不道之鬼卽或服罪而猶挾懸毒猶之可矣盾奚請乎厲公奚訟乎必請必訟而赫赫上帝舉無擇於君臣但殺者卽恣聽之報邪且奚弗聽夷皋之報趙氏而但聽趙氏之報其君與充是言也則但言殺而卽不避凡爲有生之類者皆平等也臣弑君而君報之君誅臣而臣亦報之將謂盜賊之如君父而不可殺也然則說有不驗報有或爽君父亦如盜賊之可殺而奚忌哉以平等仁天下則以平等戕天下以報應警柔憊者所本無之惡則亦以報應授忍驚者不然之券浮屠之取譬流俗而賊仁義也左氏先之矣學者不讀非聖之書而不辨俗儒之妄則暗流邪室而不自覺未見其愈也祇以授之口實而已

養生之說吾知之矣下者養形其次養氣太上養神養神之旨細入於鍼芒大極於浩瀟以要言之和而已矣
劉子曰威儀以定命又曰敬在養神夫固以束其筋骸攝其志氣惕厲而勿任其自然者爲神之牧也彼爲養
神之說者未有不相爲河漢者矣夫養神之必以和豈有能易之者哉顧其所自別者所繇以和者而已將爲
紀渚之雞乎將謂叔山之趾乎將謂南郭之喪偶乎將謂蘧伯玉之嬰兒乎夫如彼以爲和亦旣自無不和也
然而其所繇以和者不可問已寢欲甘也坐欲箕也出欲不拂人之色笑而入欲無所勞其耳目也得此而和
不得此而不和塗之人則大槩胥然矣不得此而不和是故其人之終身未嘗數得和也幸而得此以和俄頃
失之而和又離矣何也人事之繼起心幾之數動欲得一歇息之頃可以順而忘焉者則固難矣故夫君子之
以養神於和者爲弗爾也君子則終日百拜酒清不飲肉乾不食而不喪其和矣擇色而視擇聲而聽擇采齊
肆夏以步趨而不喪其和矣發氣滿容大勇充肌肅若執玉夔若奉盈而不喪其和矣奔走在廟銑鉞在廷金
鼓在前劍戟在後一言而攜憂患一動而持險阻而不喪其和矣匪直不喪也君子之所以和者正用此以和
也和之故曰養也夫視聽之屢給起居之數遷酬酢之變順逆之交皆形以爲之役役則未有不憚者也形憚
於役而輒欲避之外避天下而內避其氣之使形苟避氣則氣不至於形而形氣已弗和矣形思避氣之使氣
卽勿聽其避而強至之形終不順而氣以勞氣過勞而氣又思避矣外避形內避其神之使氣旣避神則神不
至於氣而神氣又弗和矣神者天之精用也不畏難而樂爲主者也使氣而氣委之以去使形而形不相攝無

與爲徒而神亦不屑爲虛拘神氣形三者構而頑者叛靈者疑天下之不和未有甚於此者也神至於氣氣聽焉而神不倦於君氣氣至於形形聽焉而氣不苦於帥形斯則非敬無以效神之功而非威儀無以理形而從氣其亦明矣故善和者無有如敬者也敬身以和其心則神不勞而爲君率形氣而親比之以充周於官骸命亦奚從而天福亦奚往而不凝哉是則善言養生者亦惟君子獨耳任情廢禮而後得和其於養也猶匹夫之有舊粟靳惜以食而後不餒也謹禮致敬而乃以和其於養也猶天子之有太倉分食六軍而安其玉食也則其難易多寡始終得失之數亦較然矣君子自有尊生永命之學學者不講而聃周之徒以其遊惰私利之情竊據以爲宗如其說以養也吾未知其果壽焉否也其術已猥矣

士燮請釋楚

成公十六年

言之於前而旤福應之於後唯其理事之準而已乃有攸言之理於事之所固然者迂謬而不相及然而禍福之應輒如其言而不爽此豈其言之效哉攸言之理非理也其以理爲言意亦不在理也彼蓋有匿情焉規時度勢欲離其私而有所忌乃建一不然之理以鉗制當時而陰用其制若夫禍之所自生實他有所繫則固隱情不發退以免指撻而進以離姦私故愼人之託理以動衆也亦險矣哉後世猶弗之覺獎其奇中而推以爲通理君子蒙其欺小人師其妄是奚可聽之而弗撻乎士燮釋楚以爲外懼之言發於鄢陵之日而驗於匠麗之變山濤亟稱之以詆平吳之非而復驗於八王劉石之亂是何其不一效而足也嗚呼駭其言之效而不推

其言與效之實能弗爲邪說之所欺者鮮矣夫理事之準在人心者亦較然矣外之與內安危憂喜之數聞其相因未聞其相質也內憂則外寇聞之外逼則內姦乘之是以古之王者攘夷安邊建其威以銷其萌豈徒以防侵陵之患哉亦以靖天下於文軌之同而消臣民之逆節也以晉驗之唯靈公之不在諸侯而後桃園之釁作唯昭公之甘爲楚下而後晉陽之甲起夫變亦猶是師盾之智以替君威焉耳是知其云內憂者非爲厲公憂而爲欒卻荀韓憂也其君無赫赫之功於外則亦無權藉以制其臣於內國君親旗鼓以樹虜公公室之隆而私門替書偃錡至尙未之覺而變已知之早矣知之而固不能昌言之非變之有疑而未曙也發陰謀者無盡量之詞進不敢任朋黨之魁退不欲以堅厲公之忌弗獲已而姑稱此迂謬不然之理以微動欒卻之悟乃欒卻弗悟而其子亦挾勇於井竈之間焉乃抑鬱以死而智亦窮矣故曰作僞心勞日拙變何人斯乃欲託於忠以歸其姦天與人其聽之哉逮夫變死而句與於逆僅託不往以推禍於書偃則變父子之處心積慮猾諛深險固已不能揜矣三卻之殺書偃之劫變所慮也知厲公之甯外而且以飾內也匠麗之執程滑之弑非變所能逆曙也使知長魚矯之說不行書偃之勢復振變亦何忌而預以爲憂乎變爲其黨憂而憂偶中於厲公蒙其欺者遂欲奉變之言爲厲公之著蔡變因以欺萬世而有餘然而無可欺也外甯而必有內憂此古今所必無之理昭然如雲散之必不爲雨也有目者旣見之矣而孰欺哉若夫山濤者無變之逆心而師變之狂說亦若驗矣然八王劉石之禍其因於平吳乎抑不因於平吳乎不欲平吳者荀勗賈充受吳賂之姦也濤與之